

# 蓝天下，伞花朵朵

朱金平



穿越盛夏的一片片云雾，我们乘坐的大型军用运输机飞临预定的空域。指挥员果断下达了跳伞的命令，来自雪域高原某部一个个全副武装的官兵，从机舱后门两侧井然有序地鱼贯跳下。

在我的镜头里，他们跳伞的动作是那样英勇无畏、干练娴熟。刹那间，一团团伞花在蓝天白云间绽放，恰似漂浮于天空的一朵朵巨大的雪莲花。

当第一拨跳伞队员全部离机之后，运输机关上后舱门，在空中盘旋，伺机投放下一拨官兵。这时，一个头戴迷彩钢盔、浓眉大眼、脸上轮廓分明的老兵挂好伞钩，走到我跟前，满脸自信地准备跳伞。看他气定神闲的样子，我故意问了一句：“你现在心里不紧张吗？”他微微一笑：“没有什么紧张的，跳得多了！”

他叫骆传峰，是该部一营一连四分队的二级士官，兼任副分队长。后来他告诉我，作为一名特战队员，刚开始跳伞时没有这样坦然：“第一次跳伞时我心里非常惶恐，怎么跳下去的都不知道……”

小伙子来自安徽，出生于1992年。上中学时，一部电视连续剧《士兵突击》，他看得十分着迷，梦想着有一天自己也能成为另一个“许三多”。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，正上高一的他从电视里看到解放军冒着生命危险救人的画面，感动得泪流满面，暗下决心要成为一名勇敢的军人。2010年，他如愿成为原兰州军区某特战旅的一名新兵。

然而，梦想与现实总是存在着巨大的反差。初入军营时的骆传峰，1.73米的个头，体重才55公斤，有些瘦弱。一天夜里参加急行军，要跑60公里。他背着枪和背包，没跑多远就走不动了，最后在班长的帮助下连滚带爬地赶到目的地。此时，他双脚的血泡已磨破，脚板上血淋淋的一片，躺在地上一动也不想挪动了。

这时他才发现，真正的“许三多”不是那么好当的。他很快就适应过来。部队的教育使他明白了“平时多流汗，战时才能少流血”的道理。任何训练的好成绩，都是流汗甚至流血换来的。没有一个“兵王”不是拼出来的。在军营这座大熔炉里，经过加钢淬火，他的体重增加了，体质也迅速增强，各项训练成绩突飞猛进。

在特战旅里，骆传峰本来是一名狙击手，但诸如通信装备、战场救护、武器射击、伞降潜水等基本课目都必须掌握。他想想样冒尖，但部队高手林立，哪有那么容易！尤其是伞降训练，对他来说难度更大。他原本就恐高，在地上训

练跳伞时就吃了不少苦头。尽管后来克服了困难，但真正第一次乘飞机从高空跳伞时，还是紧张得不得了。他说，当时心一横、眼一闭，双腿一弹就跳出了舱门！几秒钟后，他的后背像被谁猛地往上拽了一把，由电子仪器控制的降落伞自动打开了。他睁开双眼，蓝天白云、高山河流、村舍农田尽收眼底，美得令人窒息。尤其是战友们打开的伞花，就像天空中飘移的一朵朵洁白的雪莲，美不胜收。过去他从没有过这样的体验，此时他觉得一个军人有机会跳伞真是太幸运了，能够用青春守卫祖国这壮丽的山河，值得了！从此，他不再害怕跳伞了，而且各方面进步飞快，当兵第二年就当上了班长，后来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成为部队的标兵骨干，连续多年被评为优秀士兵。

2017年，上级要从旅里挑选十几名优秀特战队员去雪域高原执行临时任务。经过自己报名、组织推荐、层层考核，骆传峰成为“幸运者”。他和战友们战胜了高原寒冷缺氧的环境，坚守阵地8个多月，出色完成了任务，所在营荣立集体一等功。同时，他与同来的战友们按照新的编制调整，就驻扎雪域高原。从此，他成为一名高原特种兵。

2021年隆冬时节，他和战友们接到一项特殊任务，去海拔5500多米的一个山口执勤。大雪在狂风中飞舞，像一把把利刃割人肌肤。一辆本来只能容纳6个人的突击车里，因为特殊原因一下子挤进了10多个人，大家动弹不得。严重缺氧的环境，令人头疼欲裂、嘴唇发紫、彻夜难眠。极度的严寒，使人瑟瑟发抖。但凭着特战官兵练就的强健体魄，他们战胜了各种困难，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坚守了六天七夜，圆满完成了执勤任务，受到上级的表彰。

跳伞，仍然是高原特战官兵的一个必修科目。不过高原上跳伞，难度更大。因为空气稀薄，降落伞下降的速度要快许多，控制起来比较困难。加上高原上的风很大，跳伞后遇到的风险也会增加。一次，骆传峰参加低空跳伞训练落地时，因为风太大，降落伞像个调皮的孩子拽着他在地上打旋，使他摔了一跤。猛然间，他感到腰部被什么狠狠撞了一下，剧痛令他站不起来。去医院一检查，发现第三根肋骨出现骨裂。

此时部队训练任务很重，骆传峰没有时间休息，也不敢告诉领导，怕他们担心。于是，他贴了几块膏药，一声不吭继

续投入训练。伞降训练期间，参训的官兵都很辛苦。因为要“抢天气”，他们每天都是清晨四五点钟起床，赶紧洗漱、吃早饭，整理内务，然后背着伞具乘乘直奔机场，做好跳伞的各种准备。跳伞着陆后，还要一步步做好降落伞回收的繁琐工作。然后再去机场，一遍遍重复跳伞的过程。待精疲力竭地回到驻地，吃完午饭，还必须及时折叠跳伞，为下次的跳伞工作做好准备。折叠跳伞是一项非常细致、标准的活儿，需要两个人一组密切配合。如果这项工作中有一个步骤不规范，导致空中伞打不开或开不好，就会出现人员伤亡事故。因此，待大家打完伞包以后，检查员要一个个严格检查，一旦发现稍有不合格的，就必须返工。身负伤痛的骆传峰，常常感到疲惫异常，真想请个假好好休息一下，但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，咬咬牙一直坚持下来，直到两个月后骨裂痊愈。几乎每一个特战官兵身上，都有类似的故事，骆传峰只是他们的一个缩影。

2022年5月的一天，刚回到家里休假没几天的骆传峰，突然接到部队关于全员参加高原伞降集训的任务。作为部队的伞降教员，他义无反顾立即归队，满腔热情地参加此次高强度的高原伞降训练，圆满完成了组织上交的光荣任务，荣立三等功。

从2010年入伍时才18岁，到2022年底已是30岁出头，骆传峰已经服役整整12年。家乡与他一同入伍的战士，就只剩下他还在部队。本期士官也已到期，下一步何去何从，他必须作出选择。

骆传峰想打电话征求妻子的意见。可是恰逢部队正在野外驻训期间，需要周末才能通话。而且驻地信号不好，只有附近一座山头上的信号比较好。于是，周末就见老兵新兵一起来“爬山”。不久，山顶上就传来各种各样的通话声，有笑的，有哭的，各种情感在这里交汇。骆传峰也是这个通话队伍中的一员。



图①：跳出机舱的官兵打开降落伞后，伞花仿佛盛开在空中的雪莲。

图②：参加跳伞训练的官兵从机舱后门一跃而下。

以上图片均为朱金平摄影  
版式设计：张丹峰

2018年探家期间，骆传峰与妻子经朋友介绍相识相爱。热恋期间，他们靠打电话、写信保持联系。为了表达对女友的爱慕之心，并反映自己的军旅生活，骆传峰特地给她寄了一朵雪莲花，并附上一首小诗，那朵洁白的雪莲和那首小诗密切了两人的感情。2019年10月1日，他们结婚了。很快，妻子就怀孕了。新婚一别后，由于执行任务，骆传峰一年多没能回去探亲。当妻子在手机里让还不会说话的儿子叫他“爸爸”时，他突然感到肩上有一种沉甸甸的责任。

这一次与妻子通话，妻子对他说：“现在孩子越来越大了，我一个人管他比较吃力。妈妈身体又不好，也需要你回来搭把手……”骆传峰知道，妻子说的是实话。

已经当兵10多年，当初要做“许三多”的理想也已经实现，真该到了退役的时候。但是，在内心深处，骆传峰又非常热爱部队，喜欢上天人海的军旅生活，渴望在雪域高原再奉献几年。犹豫中，他去找营教导员征求意见。谁知见了面，教导员开口就说：“来得正好，我正要找你呢！你家里的情况连里汇报过，我们已经知道了。现在，部队练兵的任务很重，就缺像你这样素质全面、技术熟练的骨干和教员。营里希望你在做好家人思想工作的同时，能够继续留队。”

教导员的一番话，让骆传峰把喂哺了半天的想法立马收了回去，那颗不安的心也复归于平静。在退役顾家家庭和继续服役保卫国家的两难选择中，他选择了后者。

于是，在2023年夏季赴内地伞降训练的现场，我见到了骆传峰忙碌的身影。该轮到他和战友们跳伞了！随着飞机后舱门的打开，骆传峰一跃而下，一朵洁白的伞花随即在空中绽放。战友们跟着跳下，伞花一朵又一朵，像极了开满天空的雪莲……

## 屋檐上的滴水兽

简梅

在我有限的阅历里，见过乡村屋檐上的滴水瓦当，样式大都是圆形和半圆形两种。再稍稍观察可发现：这一小小的空间内，包含了绘画、雕刻等民间艺术，是实用性与美学的结合，因此成为中国乡村特有的文化遗产之一。

不承想，这次来福建晋江，在磁灶镇行走，我惊讶地发现，村落中许多古厝的屋檐上，尽是飞禽走兽形状的瓦当——当地人称之为滴水兽。随便进入哪个村庄街区，都可看见一座座质朴端庄的建筑上，点缀着一只只萌态可掬、又被叫做雨漏的滴水兽。这些滴水兽造型各异，有的龙口大张、身体盘曲、气宇轩昂，有的虎腿伸张、瞪眼张嘴、憨态十足，还有的是凤、或是鸾、或是鱼、口衔宝珠，昂首翘尾……看得人眼花缭乱。这种滴水兽为闽南建筑文化注入了别样特色，它们造型夸张、流畅，色彩鲜明、简洁，彰显了闽南的乡土乡韵之美。

滴水兽是以水和泥及其它材料，于烈火中烧结而成。原来，面积仅50平方公里的磁灶镇，蕴藏着丰富的瓷土资源，向来以烧制陶瓷出名。同行的晋江文友告诉我，这里自西晋时就开始烧制陶瓷，到了宋代，该地的陶瓷制品名扬海外。这些年来，磁灶人继承祖先留下的制陶技术，专业生产建筑陶瓷，其产业已经颇具规模。滴水兽正是诸多陶瓷产品中的一种，而且已成为一种有欣赏价值的艺术品，吸引着人们的眼光。

作为传统建筑中用于顶檐上的建筑装饰构件，滴水兽的作用可谓不小。它保护屋檐的椽头不受风雨侵蚀，可防水、排水，保护墙壁的洁净。至今，它仍藏于屋檐，隐于那一片片红砖厝和番仔楼中，默默地发挥着作用。

是在古瓦当滴水与西洋风情的启迪下诞生。

在一些闽南古厝的照片里我看到，每逢雨季，绵延的雨水从祥兽口中聚拢滴落。看着照片上那上下层叠、错落成群的滴水兽，那小兽吐水、雨水成线的壮观景象，我默默地想，这当中，流淌的是闽南人心底对家的牵挂和念祖恋乡的情怀。

为了更多地了解滴水兽，那天晚上，我专门去了千年陶乡岭畔村，拜访一位耄耋之年的老艺人。这位老艺人祖祖辈辈以陶为生，如今磁灶镇遗留下来许多滴水兽的样貌模型，都是他太爷爷创作。当年他面对犁头锄耙有点束手笨脚，倒是取土和泥学做瓷器时，才觉得拿捏有趣。他越干越喜欢，也因此技艺越发成熟，特别是在塑造粗陶各种形态上，常能将想象中的形状塑入泥中。久而久之，他越来越感到，那粗犷中的细腻、凝结中的流动，正是他心之所向，于是愈加反复打磨技艺。多年来，这位老艺人做出的滴水兽长于立

意、善于构思，往往能从平淡里显出奇崛，很受当地人喜爱。

在老人家的橱窗里，陈列着他诸多精美的滴水兽作品。其中，活脱脱的金鱼寓意年年有余，可爱的俊猴代表迎福纳祥，拙趣的大象表示万象更新，麒麟则是麒麟送子的祥瑞，还有石榴等其它形状……细看，每一样作品都精益求精，没有半点偷工之处，因此也有了一直不变的质朴气韵、稳固品质。

随着闽南式建筑逐渐被高楼大厦取代，再加上现代排水系统的日益完善，滴水兽如今只用于古厝旧房的修缮。不过，依然有像眼前这位老艺人这样的坚守者，坚持创作，并以小型文创艺术样式，继续捏塑着神奇的滴水兽，传承着传统的技艺。我知道，他们是想让珍贵的滴水兽以另外一种形式展现在世人面前，留存于现代社会。

从老人家中出来，满街灯火闪亮。我边走边看街边时出现的红砖古厝，又情不自禁地朝着屋檐上那些滴水兽投去亲切的目光……



江西南昌，一座英雄之城。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南昌人，每次我从昌北机场或高铁站回家时，总能感受到这座城的日新月异。车窗外，新楼一幢又一幢立起，盖住了上次路过时还看见的大片空地。车进入学府大道，这种感受更为明显。这里是南昌高校最集中的地方，年轻学子的脸从眼前闪过，他们和路两侧成行的绿树一样，让人感受到蓬勃的朝气和生机。车过南昌大桥，桥下赣江水流淌。从前南昌人过赣江，只有一座八一大桥。现在，则新添南昌大桥，朝阳大桥，生米大桥等几座气派的新桥。从高铁站乘坐巴士回家，不堵车的话只要半个多小时。实际上，我家距离高铁站并不近，是城市交通的迅速发展，拉近了距离，缩短了时间。

生活在南昌，平日子里，我喜欢在城中漫游，以此时时感知着自己出生、成长并生活的这座城。有时，我坐地铁去城东的艾溪湖森林湿地公园，在那里惬意地呆一个下午；有时，和家人一起去鱼尾洲公园，看秋冬季节的红杉；有时，我还会去看场电影或画展，感受这座城的艺术气息。

2020年10月的一天，听说位于青云谱的八大山人纪念馆在展出齐白石的画，我便去往位于南昌城南、一派古朴幽静的青云谱。心满意足地看完画展，我不舍得离开，又在青云谱那儿走了走。青云谱古称梅仙祠、太极观等，如今已成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。八大山人纪念馆内有几棵苍劲的罗汉松和高大的苦槠树，都是几百岁高龄，每回去青云谱，我都要去跟这几棵老树打个招呼。在我心中，青云谱是片长久的、耐品味的风景，已成为南昌的一处文化地标。

从青云谱回来，我念叨着“青云谱”这三个字，越嚼越有味。我发现南昌有些地名取得可真有意思：青云谱，松柏巷，天灯下，樟树下。你会觉得住在这些地方的人都是与树、与光、与云、与水耳鬓厮磨的。南昌另有些地名是满含烟火气的：筷子巷，三眼井，系马桩。人们听了这样的名字总会想去这些地方转悠。南昌还有些地名则是有意意的，比如安石路、子固路、阳明路。人们一听就知道它们与王安石、曾巩、王阳明这些历史名人连在一起，是有来头的。这些地方中有几处，正是我曾经生活或至今仍生活着的地方，每一地都令我流连忘返。

说到子固路，我青年时代有很长一段时间在这里度过。这条路的人行道宽不过两米，还横向延伸出许多小路，整体呈现出“非”字形街景。这条老街人口密度大，生活气息非常浓厚。街上有省话剧团与省京剧团，因而人们总能在清早听到老生或青衣的唱腔。我当时住在子固路上一幢楼的二楼。街上的大部分人我都不认识，但是我总喜欢盯着那些择菜的手、修鞋的手、下象棋的手、烤红薯的手看。

生活的质感、暖意乃至不易，就在那些灵巧的、布了老茧的或是皴裂的手上。有一天我步行穿过子固路，正好有一个挑担子卖麦芽糖的老人同向。他正沿路用南昌方言叫卖。那是最热的夏天，我随在他身后走了很远，汗水洒湿他后背的衣衫，我非常受触动。



## 古老而青葱的南昌

王晓莉

那时候我已经写作很久，却还是拿不定自己写作的方向。也许正是从路遇这位老人开始，我突然悟到了一些关于生活与写作本质的东西，开始对子固路和南昌这座城中努力生活的人们的书写。可以说，是古老的南昌城馈赠了我写作上的灵感，让我去关注各种人的生活，从中学习，并用自己的文字记录与保留下来。

子固路是老街，然而周边却聚集了不少南昌崭新的建筑，南昌人一些新的生活方式也在这里随处可见。子固路往前走是胜利路，这里是南昌最有名的步行街，每天有很多休闲购物享受美食的人们。距胜利路不远，则是时尚气息浓郁的天虹广场。每到跨年夜，南昌追赶潮流的年轻人总喜欢聚在这里，满怀期待地迎接新年到来。

子固路另一端是滕王阁，走路过去只要几分钟。南昌古称“豫章”，滕王阁是豫章古文明的象征。读过《滕王阁序》，听过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”的中国人不计其数。我常常见到满载着一车车外地游客的大巴，停在滕王阁前。我自己也数次陪同友人登楼。每想到滕王阁在它1300多年历史中，曾历经多次损毁与重建，我便不能不感叹这一座七层高阁，真是南昌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。

在南昌城中漫游，用脚步丈量南昌、亲近南昌，对我来说正是热爱这座城最好的方式。每天在南昌城中行走，还有一种事物是我所喜欢、百看不厌的，那便是樟树。樟树是南昌的市树，南昌城中种满了樟树，几乎每个地方都可见到它的身影。那些樟树，与这座城的气质又是多么契合。如果让我用南昌城中常见的一种事物来比喻这座城，那就是樟树。樟树长寿，可活千百年，而即使一棵千年老樟，外形依然巍峨挺拔，颜色不改青绿。我想，这正如同已有2200多年历史的南昌城，既是古老的，又是青葱的，既有深厚根系、紧扎土壤，又年年月月发展、日日时时更新。